

落陵·记忆

►两个矿工好兄弟在带有“安全第一”的矿区标识下拥抱离别,他们的脸上写满了不舍。



在主矿井旁,堆积满了在矿井下搬运上来的物料。



搬运上来井下的设备。

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张晓科



2010年底,在邹城市北宿镇的落陵村,济宁第一个地方煤矿、曾经辉煌一时的落陵煤矿因资源枯竭,正式闭坑关井,长达40年头的煤炭生产任务和使命被画上了一个句号。

轰轰作响的煤炭传送带安静了下来,井口处也不见了进进出出的矿工,来来往往的运煤车辆也不再有,落陵煤矿原本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已归为平静。斑驳的澡堂、办公楼、储煤场,高耸的矸石

山,透着上个世纪浓厚色彩的安全标语,而这一切,都将作为落陵发展的见证物,在经过时间的沉淀后,最终成为历史。

在它的身后,与落陵煤矿早已融为一体的建设者与煤矿工人们,也即将被分流到济能发集团下属的其他煤矿。40年头的朝夕相伴,日夜艰辛的井下开采,一切皆成为永恒的记忆,在即将离开之际,许多老矿工脸上写满了眷恋与不舍,他们仍在忙碌着,收拾着井

下的设备和物料,陪伴落陵煤矿走过最后的一段时光。

落陵煤矿的所在地落陵村,40年前还是一片大洼地,就在那里,30多名技术人员、100余名退伍军人和放下锄头的农民聚集于此,开始了他们艰辛的创业之路,修建济宁历史上第一个矿井——“落陵矿井”。由于资金不足,没有先进的设备,建设者们凭借双手,反反复复经历着打井、报废、停工的过程,但他们相互鼓励,在黑暗中携手坚持

前行了5年,最终迎来了黎明——1975年初春,落陵人终于完成了第四个主井的挖掘,推出了第一车优质煤。

落陵煤矿虽然原设计能力仅为21万吨/年,平均可采煤层虽然仅有0.9米,但靠严格管理和科技进步,矿井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,最高年产量达到50万吨规模。当时的煤矿负责人就意识到,“落陵煤矿总有枯竭的一天,发展目光一定要更长远些。”随即,落陵人二

次创业,运河煤矿、阳城煤矿、花园煤矿、霄云煤矿,一个又一个的现代化矿井在传承着落陵煤矿的血脉……

如今,落陵煤矿资源枯竭的一天到来了,也因此正式闭坑关井,对于这方土地上的煤矿工人,或许,他们各自又会到新的地方,有一个新的工作,但是,在他们内心深处,会有一个深深的记忆叫做“落陵”。

本报记者 马辉

郎秀明:

挥之不去的“落陵情结”

往日井下忙碌的景象还时常浮现在郎秀明的梦中,而这一切,就像他逝去的青春一样,已经飘远,落陵煤矿的40年,老矿工郎秀明赶上了31年,31年过去了,郎秀明慢慢变老,而煤矿的资源也枯竭了,再过几天,他也要分流到集团下属的其它煤矿去了,在这段的时间,郎秀明时常在他熟悉的煤矿里停住脚步,再看一眼他熟悉的落陵煤矿,而眼中,透出的是恋恋不舍的“落陵情结”。

>>最后的道别 不再采煤,却仍然下井

落陵煤矿位于邹城市北宿镇的落陵村,村庄和田野在冬日的暖阳下显得格外平静,在落陵煤矿的生活区内,十余位退休矿工像往常一样在太阳底下晒着暖。落陵煤矿闭坑关井已有20多天了,往日繁忙的运煤景象已成为往昔。

在煤矿生产区,还有一些留守的煤矿工人在忙碌着,负

责回收井下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设备和物料,而今年已经54岁的老矿工郎秀明就是其中一个。他1979年进矿,在这里工作了已有31个年头,在透着沧桑的煤矿副井口,郎秀明从这里上上下下了多少次,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。而再过一段时间,郎秀明也要离开这里了,分流到另外一个煤矿工作,“或许以后就很难有机

会再回来了。”郎秀明说。

郎秀明摸着陈旧的“铁疙瘩”,“这是溜槽,这是运煤用的车皮,这是支架,有了它才能保证咱们在井下的安全……”这些冰冷的“铁疙瘩”,在郎秀明的口中如数家珍,在他的眼中,这都是他以前朝夕相伴的“老伙计”,“快离开了,算是跟他们道个别吧。”

>>百味的回忆 条件很苦,却充满干劲

31年,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,不短。郎秀明在落陵煤矿的这些年,很苦,却又过得很知足,用他的话说,因为每天都有盼头,所以充满干劲。猛一回忆起过往的那些日子,郎秀明的话匣子打开了。

“我刚入矿那会,什么福利待遇的根本不懂,也没有。

一个月就34.7元的工资,另外每月再给24斤粮食,12斤粗粮,12斤细粮,以及5元钱的菜票。”职工们商量好了似的只吃粗粮,把细粮留下来带回家给妻儿吃。

郎秀明说,那时的井下环境就更不用说了,当时连自救器都没有。矿灯还是那种特

大号的笨重家伙。支柱全是用木柱,浪费资源不说,支柱和回柱都很麻烦。直到1982年左右,才有了较为先进的磨砂支柱。那也不能和现在的液压支柱相比。工人上井以后的洗澡也是个大难题,根本没有澡堂,全都是用大锅烧开水洗。

>>幸福的憧憬 除了留恋,还充满感激

煤矿闭坑关井了,闲暇时,郎秀明时常会在偌大的矿区内转一转。

“这个年龄的人了,总是很恋旧,但是从内心来讲,除了留恋,更多的是一分感

激。”郎秀明说,要不是通过招工来到落陵煤矿,他现在可能还在泗水老家种着地呢。而如今,他的家庭十分美满,生活过得也很富足,在城里买了房子,孩子都有了稳

定的工作,“再过一年就退休了,我和老伴到时候都住在城里,看看孩子,遛遛弯,过一个美满的晚年。”郎秀明憧憬着自己的晚年生活。

本报记者 马辉

